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全译本◆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李晨 / 译



A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A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李晨译

卷之三

花 城 出 版 社

中 国 · 广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 茨威格著 ; 李晨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7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60-7036-3

I. ①—… II. ①茨…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8950号

出版人：詹秀敏

执行策划：罗磊戈

责任编辑：郑秋清 王铮锴

特邀编辑：李 鹏 熊怡然

技术编辑：凌春梅 陈诗泳

统 筹：黎 萍

装帧设计：陈必琴 封面绘画：吴 彦

插图绘画：李 晨 等 排版制作：石永歌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Yige Mosheng Nüren de Laixi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岐山路 88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2 插页 7 插图

字 数 185,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韩忠华 潘庆舲

安海洋 陈琳 刘瑛

文佳 李松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斯蒂芬·茨威格于 1881 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母亲则来自一个意大利犹太金融世家。在父母的影响之下，茨威格从小就喜爱文学艺术，中学时期就发表过诗歌作品，从此便走向文学创作道路。1900 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史，并曾短期转入柏林大学，1904 年以论述泰纳的文章通过博士考试。茨威格是一名勤奋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喜欢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茨威格一生中结识过许多当时欧洲的名人，比如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雕刻家罗丹、法国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等等。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青年茨威格的精神偶像，他们对正在成长之中的这位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茨威格本人在一份英文简历中曾自叙：“……我的内在教育始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可

以说，茨威格所受到的这类教育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同时也是世界观上的。在罗曼·罗兰的直接影响下，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能够远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的立场上，写了《致外国的朋友们》和《欧洲的心》等文章，呼吁人们加强团结，抵制战争，这在当时狂热的民族主义笼罩之下的欧洲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茨威格不仅在思想上接受前辈们的教诲，而且用自己的笔描绘了他心中偶像们的光辉形象，他写的作家传记涉及到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学家，例如：《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罗曼·罗兰》（其人和作品，1921）、《同精灵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5）、《三位描述自我的诗人》（卡桑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等等。这些传记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标志着茨威格文学创作正在逐步走向成功与辉煌。茨威格曾经在《昨日的世界》中颇为得意地回想自己早年的“成功”：“我的中篇小说《魔魔狂奔》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我发表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便出售两万册，报上还没有登出任何广告。”

1934年，盛名之下的茨威格也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受到奥地利法西斯的迫害，无故被抄家，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移居英国，从此开始走向伤心的流亡之路。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作家在绝命书里写道：“与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那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已经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最好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这遗言中饱含着一个老人对纳粹罪行的谴责，以及对“昨日世界”的绝望。在辞别人世间的时刻，茨威格的内心颇不平静，他

主动地选择死亡，就好像《博奕人生》中那位神秘的棋手毅然站起身，离开面前那个让他发狂的棋盘，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迫害过他的那个罪恶世界所做的最后一次激情昂扬的抗议。生命对于茨威格来说，可以是痛苦的，也可以是艰难的，但绝不应该是平淡而绝望的。这也是他在许多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他笔下的那些多少具有神经质和偏执狂的主人公们，个个拥有能够燃烧生命的强烈激情。

茨威格以善于描写女性形象而著称，他的笔下出现过许多美丽多姿、感情奔放但却命运凄惨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在茨威格的小说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许多读者是为她们所吸引而开始走进茨威格的小说世界的。较之于他的那些男性角色，茨威格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更加强烈的情感，更富于献身精神和爱的能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塑造了一个在上述品质上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女性。这个连名字都没有透露的女主角不仅是最狂热和最痴情的情人，而且也是最温柔、最慈爱的母亲。小说采用倒叙的方法展开叙述：著名小说家 R 在 41 岁生日的那天，突然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长信，出于好奇，R 拿起来阅读，渐渐地，R 被信中描述的“故事”所吸引，并且感到无比震惊。R 虽然模糊地回忆起那个曾经是邻居的小姑娘，却似乎对那个在路上遇见并带回家来过几次的那个年轻姑娘不再有清晰的印象。当然了，R 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已经遇见过的女人不计其数，不记得那个轻易就委身于自己的姑娘也是正常的事。这个无名的姑娘在情窦初开的岁月里就爱上了邻家这个新搬来的帅哥，本来这也是平常事，所不平常的是，这个姑娘的这段感情居然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不顾一切地以身相许，且不计后果地生下了 R 的孩子。不仅如此，为了抚养孩子，为了让他们的儿子受到高级教育，这个母亲（此时她对那个自己一直暗恋的男人的狂热情感已经转移到他的儿子身上）居然操起了皮肉生意，而且在奉献精神的鼓励之下，对此丝毫不以为耻。可惜，在 R 阅读那封奇怪的信时，不仅这个孩子已经生病死去，那个母亲

也已因伤心绝望而自杀身亡了。这是怎样一个“陌生”女人啊！用常人的感情和道德准则来衡量她是不合适的。这个“陌生”女人心中燃烧过的情爱和母爱都具有超越普通情感的强烈程度，它们似乎像油灯里的燃油，让她整个地燃烧起来，发出绚烂的光彩，而一旦消耗殆尽，她也整个地熄灭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力度而感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高尔基曾经写信给罗曼·罗兰，表示自己深深地为这篇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所感动，认为这部作品是“一篇真正的杰作”，并且提出要把它收入自己编辑的《爱情》丛书中。高尔基甚至赞扬茨威格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

“陌生”的女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存在，即使在文学虚构的世界中也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但是，她在某些方面却是茨威格小说人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换言之，茨威格笔下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非同寻常的角色，他们无论男女，个个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偏执狂倾向。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作家本人的性情和兴趣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文提及的茨威格和爱妻一起自杀这一事件中也可以窥见一斑。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发现，茨威格不仅热衷于描写性情异常热烈的人物，而且也是心理刻画的高手。他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很有研究，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一再地演绎和展现了某些精神分析学上的观念。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对茨威格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大影响的欧洲著名思想家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尼采的哲学思想开拓了茨威格的视野，激发了他反抗社会主流思潮的信心，而弗洛伊德则在最至关紧要的方面决定了茨威格的文学创作道路。弗洛伊德本人还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中细致分析过茨威格的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茨威格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但是他一辈子致力于描写人的潜意识及其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以及他对笔下人物在性爱、性的欲望等方面激情和苦恼的细致刻画和反复渲染，这一切都证明

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他的文学创作领域的深度渗透。公允地说，来自弗洛伊德的影响既成就了茨威格，也部分地“毁灭”了茨威格。换言之，茨威格小说的最绚丽之处就是那些激动人心的“激情故事”和作家精心刻画的“激情时刻”，它们展现了人类情欲的秘密世界，这些秘密，用茨威格本人的话来说，都是一些“火烧火燎的秘密”，而它们也正类似于弗洛伊德所一再强调的“力比多”的威力；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强调不能确定为一种误导，我们也可以看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茨威格的视野，人性的广阔领域被可悲地局限在这样一种狭隘的范围之内，无论这一范围本身有多么精彩，也难免让人感到极大的遗憾。其结果就是，在茨威格的许多小说中，无论男女，人们不是在恋爱，就是在暗恋某个人，或者就是在为无名的情欲所困扰……总之，似乎性的欲望真的就构成了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茨威格本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应该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博奔人生》就展现了心理描写的另一个维度，虽然没有涉及到情欲，却同样震撼人的心灵，激起人们对于纳粹罪行的满腔愤怒。

人们大都承认，茨威格是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德语作家，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都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激情和感动，但是他的作品的命运却是多灾多难的。在德语国家中，由于纳粹的焚烧，他几乎完全为上个世纪中期的欧洲读者所遗忘；在中国，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早在1931年中国就有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文译本，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茨威格被激进的社会主义批评家视为颓废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1981年，在茨威格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茨威格的许多传记作品和小说被再版，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形成了轰动整个世界文坛的“茨威格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居然一年内重印了十次。在作家声誉上的这些跌宕起伏告诉我们，尽管有一些局限性，茨威

格仍不失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他的作品的魅力不会因为任何人为的阻力而受到大的伤害。

昂智慧

2014年6月



目录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
博奕人生	39
魔魔狂奔	89
燃烧的秘密	141
恐惧	209



A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他正整理着他的书架，突然发现一本旧日历，打开一看，日期是 1941 年 4 月 25 日。他把日历翻到背面，仔细地看，原来这是一张生日贺卡，上面印着“生日快乐”的字样，落款是“爱慕你的人”。他想起自己在维也纳时，曾收到过这样的一张贺卡，但已经记不起来是谁送的了。

著名小说家 R 前段时间一直出门在外，在山区里小住几日。大清早回到维也纳，他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当他浏览到日期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正是他的生日。“41 岁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意识到这一点，他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叫了辆出租车回家，一路上翻阅着报纸。到家后他的男仆禀告说，主人不在家时，曾有好几个人登门拜访过，还有若干个电话留言。厚厚一沓信件在等着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从中挑选出一封寄自他感兴趣的人的信来读，但他把一个鼓鼓囊囊的邮包暂时搁置在一边，因为那上面的笔迹出自一个陌生人。他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喝着早茶，看完了报纸之后，又读了几份通告。接着，他点燃了一根雪茄，转向那封搁置在一旁的信件。

与其说那是一封普通的信件，还不如说是一份手稿，几十页稿纸上的字迹仓促，出自女性之笔。他下意识地又检查了一遍信封，生怕漏了附加的说明信。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信封上和手稿里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奇怪。”他边想边开始读起来。手稿的开头是题词：献给从未与我相识的你。他糊涂了。这是写给他的，还是写给某个虚构的人物？这不由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便继续读下去：

“昨天，我的儿子没了。为了挽救他弱小的生命，我与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由于流感而引发的高烧持续了四十个小时，烧得那个可怜的身体抽搐不已，浑身发烫，我一直守候在他的床边。我不断更换放在他额头上的冷敷布；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天明。我紧紧地握住他焦躁不安的小手。到了第三个晚上，我筋疲力尽了。两只眼睛在不知不觉中合上了，我坐在那张硬木凳上一定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在这时，死神把他带走了。他躺在那儿，我亲爱的儿子，躺在狭窄的儿童病

床上，就这么走了。他只是闭上了双眼，闭上了那双聪慧而乌黑的眼睛；他的双手抱在胸前。在床的四角点着四根蜡烛。我不忍心多看一眼，也不忍心动弹一下；因为烛光一旦被惊动，阴影就会相继落在他的脸上和紧闭的双唇上。他的五官看上去好像在活动，我几乎相信他根本就没死，相信他会醒来，发出清亮的声音，说出稚嫩而惹人怜爱的话语。可是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不会再多看一眼，让自己再一次充满了希望，又再一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只有你，一个与我毫不相识的你；一个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毫不在意，玩世不恭的你。只有你，你从来就没认识过我，而我却从未停止过爱你。

“我点燃第五根蜡烛，坐在桌边给你写信。独自和我死去的孩子相伴时，我难以抑制地想要倾诉我的心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除了你，我还能向谁倾诉？你是我一直深爱着的，现在仍然深爱的人。或许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或许你无法理解我。我的头昏沉沉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四肢疼痛。我看我肯定是发烧了。在这个季节流感肆虐，我也可能感染上了。如果我和我的孩子一样因此而丧命的话，我一点也不感到难过，相反……有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可能无法写完这封信；但我会尽全力的，这是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向你倾诉，我的爱人，而你从不知道我是谁。”

“我将第一次向你讲述每一件事。我想让你了解我的整个人生，你在我的人生中无处不在，而你却毫不知情。但是只有当我死后你才能知晓这个秘密，因此你无需为任何人负责；此时我的身体忽冷忽热，四肢颤抖不已，如果这意味着我的生命将终结的话，你才有机会了解这一切。如果我能存活下去，我将撕毁这封信，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如果你的手中正举着这封信，这便意味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正在向你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你贯穿着她的整个人生故事，她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你的存在。不要被我的话吓坏了。一个死了的女人一无所求；不求爱情，不求怜悯，不求慰藉。我只求你完全相信是

我承受的痛苦迫使我揭露这个秘密。请相信我，因为我对你毫无所求；一个母亲是不会在她唯一孩子的尸体旁说谎的。

“我将把我的整个人生告诉你，当我第一次看见你时，我的人生才真正地开始。在我的记忆中，遇见你之前的日子阴郁而模糊，如同一间地窖，堆满了肮脏、无趣、陈腐的人和事——我对那个地方没有一点儿感情。在我十三岁时，你进入了我的生命，那时我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就是你今天住的那座房子，现在你正坐在这座房子里，读着我的来信，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丝呼吸。我们住在同一个楼层，我家公寓的大门正对着你家的大门。你肯定不记得我们了。你早就忘了那个会计的未亡人，她身上的丧服已磨得发亮，也忘了那个还未发育成熟的瘦小女孩。我们几乎不发出一点声响；这是假装体面的典型特点。你也未曾听说过我们的名字，因为在我们的前门上没有挂门牌，也从未有人来拜访我们。况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十五六年了。你是不可能记住的。但是，我却如此动情地记住了每一个细节。似乎一切刚刚发生，我能记起在哪一天、哪一刻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第一次遇见你。既然我的人生是在那一刻开始的，我又怎能忘记呢？耐心点，我将把故事原原本本、从头到尾都告诉你。不要在听我的故事时感到疲倦，因为我的一生都在爱你，而我从未感到疲倦过。”

“在你搬进来之前，你那套公寓的住客令人厌恶，他们总是吵闹不休。尽管他们也穷得可怜，但痛恨我们的贫穷，因为我们对他们总是避而远之。那家的男人经常酗酒，打老婆。晚上我们不时地会被椅子的摔打声和盘子的破裂声所惊醒。有一次，他老婆被打得出血了，她便飞奔到楼梯平台上，头发飘扬在脑后，醉熏熏的丈夫在后面追赶，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直到楼里所有的人都出来，并威胁他说要去报警。我母亲和他们从不来往，也不许我和他们的孩子玩耍，这便招惹那些孩子一有机会就向我发泄怒气。在大街上一遇到我，他们就骂我；还有一次，他们用力掷过来的雪球打破了我的前额。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都嫌恶他们，当他们家发生了变故，从这里搬

走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猜想是那家的男人因为盗窃而被抓起来了。‘出租’的字样在大门上贴了好几天。一天，字条被取下来了，看管人告诉我们公寓被一个作家租下来，单身，而且肯定会很安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几天后，公寓被彻底地打扫了一遍，油漆工和装修工也来了。当然，他们弄出很大的噪音，但我母亲很高兴，她说隔壁邻居的混乱场面终于结束了。搬家时我没看到你。家居装修和陈设都是由你的男仆操办的，他头发花白，神情肃然，很明显，他一直在大户人家当差。最引起所有人注目的是每件事都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像这等上流人家的气派在我们这片郊区公寓中还是少见的。他的举止彬彬有礼，但与普通仆人之间从不称兄道弟。从一开始，他就很尊敬我母亲，犹如对待一位贵妇；甚至对我这个小孩子也谦恭有礼。每当他提到你的名字时，语气中流露出家仆对主人的敬重。由于这个原因，我曾很喜欢好心的老约翰，可我也很嫉妒他，因为他有特权能经常看见你，伺候你。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我是想让你明了从一开始你这个人就给我胆怯的内心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在我还没有亲眼见到你之前，你的头上罩着一个光环。你身上充满了富足、奇迹和神秘感。生活圈子狭窄的人尤其渴望新奇的事物；在这座郊区的小房子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你的到来。一天下午，我回家时在房子门口发现了一辆家具货车，那时，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大部分笨重的家具都已经搬进去了，搬运工正在搬运一些小的物件。我立在家门口，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你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不同于我平日里所司空见惯的。印度玩偶，意大利雕像，还有色彩明快的巨幅画像。最后搬上来的是书，多得超过了我的想象力。它们就堆在门边。男仆站在那里，一本一本仔细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书越堆越高，我的贪婪心也越来越大。你的仆人既没赶我走，也没鼓励我进去，于是尽管我心里很想抚摸那些光滑的皮制封面，但我还是不敢伸出手。我倒是偷